

徐部

純真的愛

楊萃泉

贈書

● 夏凡文學叢書之一 ●

857
28

純真的愛

短篇

徐 邨 著

突兀文藝叢書之一

序

茅盾

我能夠讀到這一個小冊子裏的幾篇原稿，是很偶然的事。

作者將這一卓原稿送在我的寓所，希望我給他一點意見；並且說，這是準備出單本的，因為他們幾個朋友湊了點錢，打算印幾本自己的創作。

我欣然讀完了，而且，爲了滿足這一位年青的作者的要求，也把我的意見寫在這里罷。

作者是很年青的，不過十七歲；這冊子裏的作品就自己說明了他正是普通所謂『文藝學徒』，那是有些出版家們見着頭痛的。或者，也正是有些編輯先生們帶點藐視的意味唸着的一個名詞。但是，『文藝學徒』是並不可恥的，誰又不是做過『學徒』來的呢？值得警惕的，倒是學徒時期所走的方向

在這一點上，這小冊子的內容也自己告訴了讀者：這位年青作者所走的方
向是正確的。我誠懇地感覺到：一個十七歲的青年，在課餘學習寫作，而並
沒有花費與姐姐呀妹妹呀……等等之類，來陶醉自己，反之，他所看到的
，却是『泥濘的路』，他所關心的是『碧河上』，是『純真的愛』，這無論
如何，不能不叫我欣喜，不能不使我感動。

我又真誠地感覺到：一羣很年青的人，在這所謂『人心不古』的時期，
生活，事事事事都不好，而偏偏要印證來自已的東西，算是『一樂』，
——我們試試想：洗澡，找印刷所，說好話請幫忙，一次兩次三次跑印刷所
自己投對，……這一切總不會比喝酒賭博乃至嫖娼更為『享受』些罷？然而
他們寧願吃這些辛苦，代價是什麼？是精神上什麼樂，這種志向，這種『咄
好』，你說它也是一種『消遣』也可以，或更吹毛求疵，說它是『好名』也
可以，但無論如何，我所以愛我們的年青的一代如果都喜歡這樣的『消遣』

，那好的這一種『名』，那倒真是民族前途的好兆頭呢！

由于我最這樣想的，我在這里祝福這冊子的年青的作者及其同樣年青的一羣，從藝術上看來，這小冊子裏的幾篇，當然還不能不說是幼稚的，但幼稚不是怕，誰也得經過這一階段的，重要的是方向不錯而且知道自己幼稚而力求進步。在祝福之餘，我誠懇地把這一點意見獻給這書的年青的作者，並希望在他戰勝利之時他的文藝的工作亦已大有成就。

茅盾記。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于唐家沱。

我的祝福

——序徐邨「純真的愛」

和徐邨相識，是早在兩年前的事了，記憶起來是相當模糊的；此刻還能記得清楚的，是對文藝共同的愛好，和對「突兀」愛護的熱情二者把我們聚在一起，而文藝和「突兀」又加深了我們的友誼的。

徐邨是一個內心熱烈，但外表上却顯得相當陰沉的年青友人，恐怕今年才只十七八歲罷。他開始愛上了文藝，也同時愛上了「突兀」，這段歷史我相信他是會堅貞不移地繼續寫下去的；在文藝部門中，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，除了最喜歡的小說而外，他寫過不少深奧可讀的詩，已寫成了一個劇本「殉道者」（一名「神父之死」），和一些真切的散文；自然，他這些多方面

他興趣，是會不斷地發展下去的，而所他有的作品都有一個共通點：有一種沉靜的情感波動其間。

這本小說集「蘋果的愛」，是他的第一個集子，也是一突兀文藝叢刊。第一個與許多朋友們見面的集子。第一批採摘下來的果實，是不免有青顏的，甚至生澀的果子在內；不過青色的果子亦自有新鮮和色香，足以惹喚食者的思念；何況我們都知道：揀着青色的果子而來的，將是成熟的黃金色的果子。

集子我讀過，不僅是我，就是作者自己，也意識到一篇比一篇進步；這情形非常令人可喜，因為它預示着作者有更光輝的前途，同時可見作者在多麼勤懇的工作着，爭取着進步。

寫作這件事，不是口頭禪，就可以僥倖好的，而是需要不斷的，有毅力的寫；自然，生活也不應當忽視。徐邨是一個能夠苦寫的人，他的努力將不

會白費。希望他更能多讀世界名著，擴大視野，撷取更有意義的題材，作更完好的表現。

這篇短文不能說是一篇「序」，只能說是我對作者的希望和祝福！

——三十二年十二月初

目錄

茅盾先生序

木人兄序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逝波

泥濘的路

暴風雨

純真的愛

碧河上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後記

逝波

窗外下着雨，聽着單調而沉重的聲音，把我引進在我記憶裏留下鮮豔的色彩的一件往事裏。

時光倒回去十一個年頭，那時我才五歲。

在一個夏日的黃昏後，我踏着暮色從小溪裏玩了水轉來，走進家門，餐室裏已有燈光，我知道在開晚飯了；但是我的衣褲被水打溼了，心中恐怕父親要罵，便偷偷的走進了廚房。母親還在炒菜，我哆哆嗦嗦的走了過去。

「媽！」

「呵！你。」母親驚異的側過臉來。

「嗯。」像含羞草一樣的低着頭，我輕輕的應了一聲。

「到那兒去了來？」

『衣服打溼了。』不回答母親的話，我另外說一件事。

『噢！要是給你爸爸知道了，又要……』

『媽！小聲點。』我奔到母親的懷抱裏去了。

……

拿着母親的衣角，我顛扭的走進了膳室；祖父他們已放了碗，聚精會神的在談論什麼，我最鄙視的緊緊依靠着母親，生怕他們問我，幸好，他們還沒有顧及到我。

一盞光弱的洋油燈，掛在這八方尺左右的膳室的中樞，感光的部份，只是餐桌和極少的地方；祖父「排八字」似的坐在「上席」，手無意識的撫弄着椅子。

『開哪，就是這樣了。』祖父說。

『不！不體！』祖父望着黑暗的那一角，臉上沒有一絲表情，悶悶的口

氣却很堅決而肯定。

『胡說！』祖父似乎有點注意了，我放下了棋子，望着那窗外黑黝黝的天空，我不明白祖父和祖父在說些什麼，但只覺得將要有什麼事情會發生了。

『不！不能！我和她沒有感情。』祖父肯定的說。

『混蛋！什麼叫感情？』祖父冒火了，漲紅着臉，我真有點怕他老人家那副森嚴的容貌，便不由自主的躲到母親的身後。

『感情，是一件了不起的東西，什麼東西也買不到，什麼東西也……』

祖父好像「佈道」似的說。

『放屁！你簡直胡鬧！若不承認這門親事，你就給我滾。』祖父的身子顫抖着。

『滾就滾！』祖父的聲音高亢了起來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祖父喘着氣，口沫四下飛濺。

「二弟，少說句吧！」父親站起了身來，把祖父拉出了餐室去，……。

晚飯後，我忘記了剛發生的風波，照例的又到叔父房裏去聽講故事，叔父低着頭坐在床前似正在想什麼，樣子却很憂鬱；我輕輕的爬到叔父的背上，把他駭了一跳，反過臉來看見是我，他伸出手來把我抱到他的懷裏，輕輕的吻着我。

「叔父，講故事！」

「孩子，叔父今天晚上人不舒適，明晚上講吧。」

「不！我偏要你今晚上講。」我做驕的死死圈着叔父的頸子。

「好！好！我講，我講。」

我終於戰勝了。

「要講國王我才聽喲！」

「好！好！」叔父沉思了一會，開始講了：

「孩子記住！在嚴厲的國度裏，決不會沒有叛逆的人民；從前有一個國王……。」

我聽着，聽着不久便睡了過去，……。

次日，早飯吃過了，仍不見叔父到「上房」來向祖母請安，父親說讓我去看看，不久，父親眼上流着淚珠轉來說：人不見了，祖母頓時就哭了起來，祖父也呆了，但他老人家臉上沒有一絲表情，……。

叔父的房裏，床上的簾子摺得好好的，只是沒有了叔父；祖母哭着，喃喃的埋怨着祖父；祖父有聲無氣的說：野種，讓他去吧！……。

祖母被母親勸回了「上房」，祖父還呆立在叔父房中；我看他老人家走到屋角，摸出一張手帕偷偷的擦去眼淚，……。

父親在屋簷下悵悵的望着天空；我受不了這沉重的氣氛，我想念愛我的人，我走向父親的身邊。

『爸爸！抱我啦？』

『他走了。』父親淡然的回答。

『那陣轉來？』

『孩子，你祖父永遠也不會轉來了！』父親伏下身來抱我，一顆熱淚滾到我的臉上，父親哭了！我也哭了！因為從此我失去了一個愛我的，講故事給我聽的人了，……。

時間隨著歷史輪子的進展過去了七年，我也增長了七歲，二十八年的秋天，祖父中了風，已個多月不下床了；在病中，祖父隨時喊着七年前出走的祖父的名字，並會叫父親盡力的在各處登報尋找，但終不見祖父歸來。

在祖父將停止最後呼吸的那天晚上，召集全家人立遺囑，窗外下着雨，室內的燈已不是洋油燈了，昏暗不明的菜油燈，使室內顯得格外陰沉。

「……明禮……有一天……也許……會回來，當時，我錯了……我不該……。」祖父三兩個字的吐着，聲音是顫抖的，眼眶裏泛起了一片淚光，七年前的往事呵！勾引起了祖父淒楚的悲哀；祖母倚在床畔，已泣不成聲了；父親背着身站着，突然轉過身子，燈光把他的影子的上半截投向室外，他劈斷了祖父的話頭：

「爸爸，不要想那些了吧！」

「不……不……我……」我覺得祖父的聲調帶着無限的悲憫，同時也發現了他老人家已無法控制激情的所動了。

……

母親拿了一根燈草放在祖父的鼻孔上，燈草沒有動，母親凄然的說：

「無氣了！」

我走向室外，向簷溜和雨絲伸出手去，不由自主的仰起頭來，看看那快消逝的暗夜。

是的，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，痛苦是難免的，但痛苦算得了什麼？而且當着那永恆最大的痛苦！

三十二年十一月病中。